

七夕：重拾仰望星空的诗意传统

袁 莉

近期,各路商家的营销活动纷纷出炉,由头几乎全是“中国情人节”。其实,爱情主题只是历代七夕节传统风俗中的分支。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七夕是一个意蕴丰盛、生动有趣、闪闪发光的重要节日,它拥有乞巧节、小人节、女儿节、穿针节等别称,也是一个罕见的以女性为主角的节日。其发生与演变有着基本清晰的历史脉络,从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童谣、诗词、史书中均可管窥。

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民间故事妇孺皆知,织女的纺织技术也脍炙人口。织女作为王母娘娘的孙女,美丽聪明,心灵手巧,凡间女孩都乞求从她处学来智慧与巧艺,所以七夕又称“乞巧节”。胶东童谣“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说的是胶东姑娘每到七夕,穿戴新装,欢聚庭院,穿针乞巧,陈列瓜果与女红作品,礼拜七姐;“巧芽芽,生得怪,盆盆长,手巾盖。七月七

日摘下来,姐妹姐妹照起来。又像花,又像菜,看谁心灵手儿快。”说的是在七夕前几天种下粟米种子,让它长出绿油油的嫩苗;或浸绿豆于瓷碗中待它长芽,七夕当天,女孩们供上瓜果,剪下一截巧芽,放入清水,看月下芽影,以占卜是巧是拙的风俗;“乞手巧,乞貌巧;乞心通,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万年长。”句句满怀对生活虔诚的祈盼与心愿。类似主题的童谣数不胜数,姐妹争先恐后比谁心灵手巧的画面,“手中盖”的悉心呵护,朴素真诚的人生心愿,在充满天真雅趣与生活之美的欢快童谣中栩栩如生,至今读来依然活现。

与朗朗上口、喜形于色的童谣不同,文人笔下关于七夕节的诗句则多借牛郎织女凄婉忠贞的爱情故事抒发胸臆。以“七夕”为题的诗句不胜枚举,孟浩然喟叹“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杜牧遥思“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白居易吟咏“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

中”……离愁、别恨、伤两地,是这些千古绝句中的共同情绪。

“七夕”二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远不止民间向织女乞巧、诗人伤怀鹊桥相会。传统节日脱胎于朴素辛苦的日常劳作,凝结着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愿景,是一整套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体系。男耕女织是农耕社会重要的生活场景,牛郎织女故事中涉及的富有牺牲精神的黄牛、数字“七”、牵牛织女星等各种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有渊源,沿任一支追溯而上,都会发现阔大而有趣的文化宝藏。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不断重构,传统节日中的深层意义被抽离。男耕女织的田园图景杳然远去,机械化取代人工劳作,精于女红早已不是新时代女性的追求,向天祈福也不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只有爱情主题依然在人类社会中生生不息。在近年轰轰烈烈的媒体宣传与商家炒作下,七夕被窄化为

“中国情人节”,年年卷起消费热浪。只是,被鲜花与美酒、套房与套餐层层裹挟的当下七夕节,即便只撷取爱情这一主题,也缺少了一些中国式的诗意浪漫,更难见“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痴痴等候与哀婉深情。试想古时七夕,时值入秋,天上星河璀璨,地上女孩儿巧穿针线、喜结彩缕、争相寻觅蜘蛛结网,人间天上交相辉映,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何等的恢弘壮丽!我们无法苛责现代文明急促的脚步使传统节日变成驱动消费的名头,但是,倘若社会各界能突破“中国情人节”的局限,扭转千篇一律的消费口号,还原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增加传统节日的中国元素与中国韵味,倘若现代人能在初秋夜晚仰望星空、遥看牵牛织女、回望历史与传说、给孩儿吟诵古时童谣与凄美的诗词,那么,我们在忙忙碌碌的人生中,想来也会多一些倍感自豪的文化归属感,多一些诗意栖居的浪漫遐想吧!

“我不做旁观者”

续随子

2018年8月7日,91岁的黄永厚先生在安徽合肥辞世,自此驾鹤西游。世上少了一个有趣的老头儿,少了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的离世,也是漫画界的重大损失。

同为画家,黄永厚的名气稍逊其兄黄永玉,但他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华也在画坛闯出一片天地,以风格鲜明的人物漫画独树一帜。其晚年与杂文名家陈四益合作,在《读书》等杂志开辟文画专栏,针砭时弊,影响极大,引来粉丝无数,成为一道亮眼的文艺风景线。因此,黄永厚故去,意味着“黄氏漫画”的终篇,文界人士闻讯后纷纷含悲撰文,表达哀悼、缅怀之情。作家张瑞田认为,黄永厚用画笔思想,陈四益以文字当刀,自然

是“思想”给力,“刀刀”见血。他写道:“想到永厚老的诙谐、犀利、深刻,就为当下失去一位智者叹息。”

感人至深的艺术必然出自敏思善悟的心灵,也必然与艺术家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永厚一生坎坷,少时体弱多病,曾被抓壮丁。1954年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历经20余年颠沛流离,1980年起以自由画家身份在北京生活。他的作品常蕴含对现实的思考,浸透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黄永玉认为“他(黄永厚)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的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

黄永厚漫画不媚流俗,独树一帜,魅力别具,源自他娴熟的艺术手法和丰富深刻的文心哲思。他用画笔来思考和表达,关注心灵,关注当下,关注社会问题。他曾说:“我的画就像当前的时评,我不做旁观者。”

谈及讽刺漫画,黄永厚和华君武、丁聪一脉相承,各有建树。华君武有感于文艺界的“怪现状”和“疑难杂症”,画过不少被评为“可以代作文艺批评”的漫画。丁聪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漫画作品和文学书籍插图,许多作品现在看来依然如鞭似匕,富有生命力。黄永厚之后,讽刺漫画大有后继无人之忧。

有论者提出,讽刺漫画引人发笑,以“笑”美育教化,往往能起到其

他文艺作品无从获得的“笑果”(效果),是文艺批评不可或缺的“短兵器”。正如华君武所言:“漫画可以任人哭笑。笑后接受批评,未必真的要去痛哭,改进了,大家都会笑得更好。”环顾当下的漫画界,逢迎浅阅读、追逐商业化的“叙事漫画”大行其道,直面现实、揭示时弊的讽刺漫画则处境堪忧。随着媒体多元化的发展,消费时代的冲击,讽刺漫画受众面窄、发表平台少、作者青黄不接等现象愈加明显。因此,若想重振讽刺漫画,就要为它提供生存的土壤和宽松的氛围,让“不做旁观者”的漫画作者得以“畅所欲言”,脱颖而出,接过黄永厚等前辈薪火,如此,作为文艺批评“短兵器”的讽刺漫画才不会成为绝响。

到了清华、北大，别光顾玩手机

红孩

年年暑假,都要到清华、北大这种名校参加几次学生的夏令营活动,美其名曰是为孩子们颁发各种奖项,有文学的,也有科技的。说实话,每次坐在主席台,看着台下几百甚至上千名的学生、家长,包括辅导老师,我常常发出疑问,冒着酷暑的高温,来这里感受著名大学的氛围到底值不值?

人往高处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些话一直充盈在我的耳畔。对于广大的亿万学子而言,在中国,谁不渴望自己能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全国名校呢?然而,清华、北大往往又成为人们心中可望而又不可即的圣殿。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即使考不上这两所名校,参观一下过过瘾总还是可以的想法。

我没考证过,北大和清华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当下人们的旅游点,也可以称为旅游线路的。据说,北大、清华的安保部门每年都要发出呼吁,不要让孩子们寒暑假再大批量地到

学校参观了,学校毕竟不是公园,承载不了每天几万人的打扰。学校之所以称之为学校,其功能就是供学生在这里安静读书,供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如果把学校变成了旅游景点,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起码值得认真商榷。

想来清华、北大成为寒暑假学生们的旅游点,也是情理之中。毕竟,这两所学校在国人心中是神圣的,客观上也折射出人们对知识和对知识精英的崇拜。如果一个社会,对清华、北大都不渴望都看得不再神圣了,显然也是一种病态。

第一次到清华、北大,我的内心是纠结的。自己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25岁以前,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到清华、北大的。因为,从小生活在北京郊区,面对的都是水稻、小麦、果园、牧场,我所在的那所农场中学,从我记事到现在,四五十年,还没听说有人考上清华、北大的。每次在会议场合,见到清华、北大出来的

人,我就想好好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究竟有哪些出奇出新的地方?记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有人提出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连忙拒绝了,我说我这个连大学门都没登过的人,怎么敢写百年北大,另请高明吧。于是,我替他们请了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宏甲不负众望,以一篇8000字的《百年北大》一举成名,也由此成就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教育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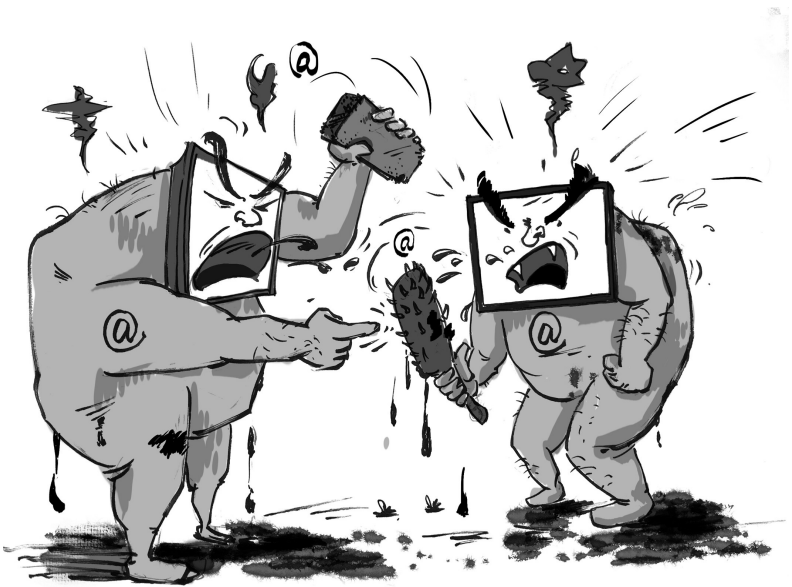
到了清华、北大,必须有一颗敬畏之心。这是我不断提醒、告诫自己的。但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多次活动,看到的场景大都是,主席台伴着音乐,嘉宾们不辞辛苦地在为孩子们颁发证书,而台下的学生、家长和辅导老师在东倒西歪低头玩手机,即使主持人多次提醒,大家把手机放静音,要注意会场秩序,可场面依然是你说你的,我玩我的,似乎人们完全被手机这个魔鬼给控制了。

我不能说孩子们面对清华、北大,没有心存一点敬畏感。也许,在

他们颁奖之后,回到所在的地方中学、小学,他们兴许会拿着在清华、北大的合影,对同学说,你们看,这就是清华园、未名湖、百年讲堂!

这就是孩子。对于我的忧虑、担心,在某些新潮的人看来,或许觉得我多少有点煞有介事、小题大做了,说白了,说得简单点,不就是一次校园活动嘛,何必那么认真。话虽如此,可我总是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事都可以随意的任性的,有些地方就要有仪式感、庄重感、敬畏之心的。比如说,在北大百年讲堂,在清华体育馆,就要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哪怕只有十分钟、半个小时,你要知道,在这里曾经举行过多少次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涌现出多少知识精英、杰出人才。如果我们在这里浑然麻木,没有一点敬畏之心,那不是白瞎了吗?与其这样,你到清华、北大干嘛来了,还不如到快乐大本营呢!

东土城絮语



【中吕·快活三带过朝天子四换头】网战

雄赳赳阔论家,气昂昂键盘侠。是拔儿网友都够牛叉,网上争天下。

【过朝天子】手太滑,嘴没闸,时髦题目脏脏话。看着不爽干他丫,乌眼鸡毛儿爹。帖子才发,纠纷开骂,狗血招呼棒子砸。互掐?不怕!大不了约一架!

【过四换头】板砖发辣,对错是非谁去查。谁跟谁打?谁跟谁挂?说来忒傻,谁知道他在地球哪。

黄卓/绘 胡影/曲

书展不妨走出大城市

张晓楠

8月15日至21日,2018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有500多家出版单位参加。紧随其后,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简称北京国际书展,英文简称BIBF)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顺义)举办,现场不仅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还将举办多场丰富的出版文化活动。

举办大型书展,搭建一个新书、作者、出版单位和读者交流的平台,毫无疑问值得肯定,也说明从上到下都在关心全民阅读,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值得点赞。然而,笔者还是要说,仅仅将

书展办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且不说其他省市和地区的人去北京、上海多不方便,就拿北京书展来说,举办地新国展位于郊区顺义,居住北京城区的人去一趟都殊为不易,更别提密云、大兴、延庆等远郊区了,他们奔赴一趟顺义新国展的难度并不亚于外地人。

文化资源在大城市集中本是正常现象,然而如果能创新活动形式,建立新的机制,把更多阅读文化活动和名人名家送到更多地方,送到那些想参加书展却又无法到场的读者身边,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福利,也会对当地的读书氛围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